

远离苏黄

无党派视野下的陈师道研究

孙明材 著

■ 本书系大连外国语大学2012年度科研基金项目成果

远离苏黄

无党派视野下的陈师道研究

孙明材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离苏黄：无党派视野下的陈师道研究 / 孙明材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161 - 6467 - 9

I. ①远… II. ①孙… III. ①陈师道(1053 ~ 1102)—诗词研究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120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何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师道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在宋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庭坚誉其诗为“当代之冠”，陆游赞其“诗妙天下”，陈师道是江西诗派里除了黄庭坚之外，声望、成就最高的诗人，宋时往往黄、陈并称。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部分以人而论中列有“后山体”。谢枋得《与刘秀岩论诗书》云：“黄山谷、陈后山两家诗，各编类成一集，此两家乃我朝诗祖。”方回《瀛奎律髓》关于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将陈师道名列“三宗”之一。陈师道也是宋代诗人中学杜最有成绩的诗人，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凡例云：“凡山谷以下，后来语学杜者，率以后山、简斋并称。”

陈师道一生基本上是一布衣寒士，生活清贫困苦。他秉性孤僻耿介，讲求气节操守，在人格和思想修养上，趋向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讲求进退出处，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基本是疏离的。作为一个有骨气、有操守的寒士，他对于仕途没有多少抱负和幻想，他认为“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王平甫文集后序》）他是想以诗传世的。他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据记载，“后生从其游者常十数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闲则与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归，径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瞿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陈师道“闭门觅句”的苦吟方式和专注精神，受到了黄庭坚的称赞。陈师道自谓：“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为追求艺术表达的真切和完美，陈师道的确付出了几乎全部精力。

陈师道诗歌的渊源不止一家，唐代诗人杜甫、韩愈、孟郊、贾岛等人，都曾是他师法的对象。在当代诗人中，他曾游于苏轼门下；元丰七年，他又拜入黄庭坚门下。关于自己学诗的历程的这一变化，陈师道曾

云：“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而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仆之诗，豫章之诗也。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进则未已也。”方回说陈师道“未尝学山谷诗，字字句句同调也。意有所悟，落华就实也。”方回对后山诗推崇太过，这样解释陈师道拜入黄门，并不恰当。其实，陈师道给秦观的这封信说的很明白，他看重的是黄庭坚诗，是因为黄庭坚“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黄诗与杜诗“近之”而又“进则未已”。陈师道拜入黄庭坚之门时已33岁，其诗已达于成熟。陈师道对黄庭坚诗“得法于杜少陵”这一诗学渊源是非常清楚的，他师从黄庭坚，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一点。山谷学杜而能自成一家，是后山佩服黄庭坚的重要原因。将学黄作为学杜的必由路径和阶梯，这是陈师道拜入黄庭坚门下的最重要的一点。曾几《次陈少卿见赠韵》：“华宗有后山，句律严七五，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后山学杜，注重点在老杜诗歌的艺术方面。他的诗，个别篇章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关切，但总体说来，后山缺少老杜那种忧国忧民的深厚宽广的情怀，也没有老杜“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丰富的经历，个人生活的天地比较狭小。老杜关注现实、抒写时事、忧国忧民、激愤不平的诗篇，基本不在后山的学习之列的。这就使他的诗在命意上与老杜有了重大差异。他对苏轼那种慷慨论天下事的态度也是不赞成的，其《上苏公书》说：“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己。一旦当事而发之，欲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忧。”（《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又云：“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后山诗话》）在诗学思想方面，他和黄庭坚比较接近。后山诗主要内容，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慨。对于其诗题材内容比较狭窄这一状况，后山自己也并不满意：“苦嗟所历小，不尽千里目。”（《和魏衍三日》）但是，人的阅历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其审美创作的根基和铁门槛，这是没法完全超越的。

一个诗人“写什么”固然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然而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写的怎么样”的问题，即对自己熟悉和关注的题材的抒写达到怎样的程度和水平。在写个人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慨方面，后山诗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造诣与艺术境界。清人卢文弨赞赏后山诗云：“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故能引人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后山诗注跋》）后山诗，具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内质，前人对此有许多称美之词，

此处不赘述。陈衍云：“诗贵风骨，然亦要有色泽，但非寻常脂粉耳。……有花卉之色泽，有山水之色泽，有彝鼎图书种种之色泽。王右丞，金碧楼台山水也；陈后山，淡淡靛青峦头耳；黄山谷则加赭石，时复著色朱砂；陈简斋欲自别于苏、黄之外，则在花卉中为山茶、腊梅、山礬。”“淡淡靛青峦头”，这倒不失为对后山诗美的极为贴切的一种形容。（《石遗室诗话》）

20世纪，关于陈师道的研究比较少，评价也不高。21世纪以来，关于后山的研究才逐渐多起来，对陈师道的研究视角和文学价值观念也有了重要调整。

明材这本书，是全面研究陈师道的文学创作的，对于后山的诗、文、词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认真的观照。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力求从后山的具体作品出发，避免过于强调和注重师承、派别可能造成的对后山作品的“遮蔽”和偏见，以便对其诗、文、词的成就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断。例如后山诗的风格，历来大都沿袭方回之说，谓其“枯淡瘦劲”、“瘦硬”，本书则提出后山诗还有“深劲”“雅奥”一类，并认为这才是“典型的后山体”。再如，关于陈师道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这一问题有种种解释，本书作者认为后山此论是批评“苏轼以诗的雄豪气格入词，如同雷大使以男子的雄豪气魄入舞，其结果则‘非本色’”，失去了词体柔婉的特点，并非反对以词表现诗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只要做到风格柔婉，即便词中表现身世之感、羁旅之愁、城市景观之繁华富庶等诗中惯常出现的题材主题，也不算是‘以诗为词’”。陈师道的词，在内容上有关于国运盛衰、慨叹无人识赏之类的诗中惯常出现的主题，又运用了题序与用典之类的诗中惯常运用的手法，与其词学主张并不矛盾，等等。这种概括或认识是否准确，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斟酌，但作者立足于陈师道创作实绩，对其文学成就作出自己的解释，寻求和把握后山审美创造的个性特点，是下了相当扎实的功夫的，在陈师道研究上，此书具有重要学术参证价值。

明材为此书问序于我，然而我本来对陈师道的诗、文、词缺乏深入的研读，如今又老眼昏花，只能写点粗浅的感想而已。明材为学为文，向来扎实刻苦，作风严谨，肯下功夫，更大的成绩，正可期于来日。

是为序。

陈师道（1052—1101）是北宋中后期的一位影响较大的文学家，不仅被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还被视作“苏门六君子”之一。正因其被列入江西诗派，学界在研究其诗时往往有意与黄诗比较，努力挖掘其诗中生硬拗峭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诗独具的特征；正因其被视为苏门文士，学界在研究其词或文时又往往把苏门文士尤其苏轼的作品作为参照，贬低其词或文的成就——轻描淡写甚至根本不写。总之，无论按照江西诗派的标准比照其诗，还是在苏轼成就的光芒下观照其词或文，都难以客观地描述陈师道文学创作的原貌，远离预设才是公正的选择。

目 录

第一章 抱节守志与陈师道的生平遭际	(1)
第一节 抱节守志：“槁干仍故节”	(2)
第二节 时局变化：变法·更化·党锢·调一	(9)
第三节 生平遭际：“此生精力尽于诗”	(17)
第二章 个体感慨与时政关怀：陈师道诗歌的主题取向	(21)
第一节 别离诗：“衰疾又为今日别”	(21)
第二节 羁旅诗：“故将羁旅到愁边”	(29)
第三节 隐逸诗：“定复还从马少游”	(44)
第四节 政事诗：“犹须用心科举外”	(57)
第三章 “枯淡瘦劲”与“深劲”“雅奥”：陈师道诗歌的风格追求	(67)
第一节 “枯淡瘦劲”与“瘦硬”诗风	(68)
第二节 “深劲”“雅奥”与后山体	(83)
第四章 词风向诗靠拢与反对“以诗为词”：陈师道的词风		
与词学追求	(144)
第一节 传统题材的改造	(144)
第二节 偏重凄婉纤丽	(162)
第三节 拒绝“以诗为词”	(169)
第五章 多种文体的个性化写作：陈师道的散文创作	(178)
第一节 序体文	(178)
第二节 记体文	(188)

第三节 书牍文	(194)
第四节 墓志铭	(201)
余论 陈师道与江西宗派	(209)
附录 陈师道研究资料补编	(212)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38)

第一章

抱节守志与陈师道的生平遭际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八月，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年五十岁。著有《后山集》二十卷，含诗六卷、文十四卷，政和年间由其门人魏衍编纂成集^①，南宋时又有人增补诗文及其他著作，另编为《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谈丛》六卷、《理究》一卷、《诗话》一卷、《长短句》两卷，共三十卷^②。现两种版本均存：二十卷本有宋蜀刻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前有南宋绍兴二年（1132）谢克家序，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出版；三十卷本有明弘治十二年（1499）潞州令马敦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陈师道性孤介，有志节，好贤乐善，安贫乐道。曾敏行《独醒杂志》载：“元祐初，后山在京师，闻徐仲车之孝行，遂致书以通殷勤，托其门人江季共端礼持以往。季共见仲车言曰：‘友人陈师道好贤乐善，介然不群于流俗，闻先生之风，因愿纳交于下执，有书托端礼以致于左右。’公欣然发缄，读已，谓季共曰：‘陈君真贤者。某虽未之见，子谓不群于流俗，今读其书辞，敢以为信。然某年来未尝以诗文入京，故不能为谢，子其为我谢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车之介，当于古人中求，他日扫门未晚也。’闻者两贤之。”^③因“闻徐仲车之孝行”，便“致书以通殷勤”，“愿纳交于下执”，典型的“好贤乐善”；时人江季共所言“介然不

^① 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宋）陈师道著，（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卷首，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9页。

^③ （宋）曾敏行著，朱杰人标校：《独醒杂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群于流俗”，又点明了其性格之孤介。《宋史·陈师道传》又云：“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①，也在称美陈师道之品性。陈师道的这种品性直接影响了他的交友和仕宦。

第一节 抱节守志：“槁干仍故节”^②

抱节守志向来为人敬重，商末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叔齐就因为耻食周粟，终至饿死首阳山^③而千古传颂。陈师道虽难与伯夷、叔齐相并，却也是一个抱节守志的典范。抱节即坚守节操；守志既指坚守志向，亦含坚守节操之意，尤指女子不改嫁，《敦煌曲子词·凤归云遍》云：“徒劳公子肝肠断，漫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曾女坚贞。”陈师道坚守节操即有似女子固守贞节。

一 事师：从一而终

陈师道十六岁的时候拜当时著名的散文家曾巩为师。关于此事，陈师道门人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记载：“（陈师道）年十六，谒南丰先生曾公巩，曾大器之，遂业于门。”^④仅据这段记载，似曾巩一见陈师道便大器之，实际并非如此，陈鹄《耆旧续闻》载：

陈无己少有誉。曾子固过徐，徐守孙莘老荐无己往见，投贽甚富，子固无一语，无己甚惭，诉于莘老。子固云：“且读《史记》数年。”子固自明守毫，无己走泗州，间携文谒之，甚欢，曰：“读《史记》有味乎？”故无己于文以子固为师。^⑤

陈师道为曾巩所器重，应该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从这段记载还可看

^①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四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15页。

^② （宋）陈师道：《老柏三首》其三，（宋）陈师道著，（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1页。

^③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23页。

^④ 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宋）陈师道著，（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卷首，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⑤ 陈鹄：《耆旧续闻》卷二，（宋）李廌、朱弁、陈鹄撰，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8页。

出，陈师道于曾巩所学为文，而非诗。关于这一点，朱弁《风月堂诗话》亦有记载：“陈无己与晁以道俱学文于曾子固，子固曰：‘二人所得不同，当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书名于世。’”^① 曾巩不仅指导陈师道如何为文，还曾向朝廷荐其史才，欲辟其修史：

元丰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谓修史最难，申敕切至。曾荐为其属，朝廷以白衣难之，方复请，而以忧去，遂寝。^②

尽管曾巩荐举未果，他对陈师道的这番情意却让陈师道深怀感激，始终心念师恩，甚至耻事他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张籍陈无己诗》载：

张籍在他镇幕府，鄆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而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陈无己为颍州教授，东坡领郡，而陈无己赋《妾薄命》篇，言为曾南丰作。……薄命拟况，盖不忍师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③

洪迈显然认为陈师道之所以赋《妾薄命》，与张籍作《节妇吟》却李师古一样，是不想背师曾巩，另投苏轼。蔡正孙《诗林广记》亦载：

谢迭山云：元丰间，曾巩修史，荐后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去。后山感其知己，不愿出他门户下，故作《妾薄命》。巩，南丰人，欧阳公之客，后山尊之，号曰南丰先生。^④

^①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宋）惠洪、朱弁、吴沆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5页。

^② 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宋）陈师道著，（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卷首，中华书局1995年版。关于此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王明清《挥尘录》三录卷一、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等亦有记载。

^③ （宋）洪迈著：《容斋随笔·三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81页。

^④ （宋）蔡正孙撰，常振国、降云点校：《诗林广记》后集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0页。

谢迭山显然也认为陈师道作《妾薄命》的目的在于表明“不愿出他人口下”。其中所云《妾薄命》诗如下：

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捐世不待老，患妾无其终。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

结合诗下自注——“为曾南丰作”，可知此诗是以痛哭亡主、自明志节的“薄命”“妾”自拟，表达悼念曾氏的沉痛心情，兼陈永不背叛师门的誓愿^①。陈师道的这种从一而终的事师精神，还可从他的另外两句诗——“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观究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中看出来。“一瓣香”，犹一炷香，佛教禅宗长老开堂讲道，烧至第三炷香时，长老即云这一瓣香敬献传授道法的某某法师，后以“一瓣香”指师承或仰慕某人；“向来”表明从来、一向、一贯如此，故此，这两句诗也表明陈师道向以南丰为师。《宋史·陈师道传》又云：

（陈师道）官颍时，苏轼知州事，待之绝席，欲参诸门弟子间，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其自守如是。^②

这些记载都说明陈师道事师有一种从一而终的“自守”精神。

二 待友：越境相送

尽管陈师道不愿背师曾巩，另投苏轼，这并不意味着陈师道不尊重苏轼。苏轼曾于元祐二年（1087）与傅尧俞、孙觉等人一起向朝廷荐举尚为布衣的陈师道：

^① 钱志熙：《苦语深情赋悼亡——陈师道〈妾薄命〉二首赏析》，《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5期。

^②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四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16页。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同傅尧俞、孙觉状奏：右臣等伏见徐州布衣陈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欲望圣慈，特赐录用，以奖士类。兼臣轼臣尧俞皆曾以十科荐师道，伏乞检会前奏，一处施行。^①

“文词高古，度越流辈”，“过壮未仕，实为遗才”，苏轼等人对陈师道可谓推崇备至。在此之前，晁补之等人也曾上疏举荐，荐举之辞更为恳切，甚至说“倘（陈师道）不任职，某等同其罪罚”^②。苏轼等人对陈师道的知遇，让陈师道由衷地感激、敬重，以致在苏轼外放杭州时旷官离守，越境相送。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张籍陈无己诗》载：

或谓无己轻坡公，是不然。前此无己官于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无己越境见之于宋都，坐是免归，故其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其尊敬之尽矣。^③

认为陈师道不仅不“轻坡公”，反而对其“尊敬之尽”，以致冒法越境相送。关于此事，吴景旭《历代诗话·瓣香》记之更详：

东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后山时为徐州教授，出界来谒。孙觉不许往，而后山不顾，刘安世上弹文，而后山不顾，且送以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此岂寡情于坡者哉？送吴先生谒坡诗云：“为说人安在，依然一秃翁。”时后山坐党事废锢，故云秃翁，盖自谓不负苏公之门也。^④

^① （宋）苏轼：《荐布衣陈师道状》，（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5页。

^② （宋）晁补之：《太学博士正录荐布衣陈师道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

^③ （宋）洪迈著：《容斋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82页。

^④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10页。

东坡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在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是时高太后执掌军政大权，擢用旧党人士。旧党成员上台以后，不仅罗织罪名，蓄意整治新党中人，旧党内部也经常相互攻讦，形成了所谓的洛、蜀、朔党争^①。作为蜀党的领袖，苏轼曾因两道策题受到攻击^②，元祐四年的出知杭州即为第二次策题之谤的结果。在党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下，陈师道竟然敢于不听劝阻，旷官离守，“冒法越境”^③，送别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蜀党领袖，也不失为一种气节，也可谓抱节的体现。

三 心非其学，绝意进取

苏轼在《荐布衣陈师道状》中曾说陈师道“过壮未仕，实为遗才”。或许出于不便，对于陈师道何以“过壮未仕”，苏轼未做说明。对此，《宋史·陈师道传》做了补充：“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④明言陈师道之所以“过壮未仕”，与其心非王氏之学有关。钱谦益《苏门六君子文萃序》亦言：

^① 《邵氏闻见录》：“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摯、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

^② 两道策题指苏轼为翰林学士期间所撰的两道试馆职策问，一为元祐元年十二月《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之策，一为元祐二年冬《两汉之政治》之策。（见《苏轼文集》卷七，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0、211页）两道策题都曾受到台谏的弹击，如元祐元年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针对苏轼第一道策题上奏：“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谓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64页）元祐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赵挺之针对苏轼第二道策题上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轼设心不忠不正，辜负圣恩，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二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915页）等。

^③ （宋）王称：《东都事略·陈师道传》卷一百十六，傅璇琮主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93页。

^④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四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15页。

当是时，天下之学尽趋金陵，所谓黄茅白苇斥卤弥望者。……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学，熙宁中遂绝意进取，可谓特立不惧者也。^①

也认为陈师道的绝意仕进与其心非王氏之学有关。王氏之学即王安石新学，是指由王安石组织修纂，熙宁八年宋廷颁布的《三经新义》所代表的一种新经学，《三经新义》即《诗义》《尚书义》和《周礼义》。《宋史·选举三》载：

帝（按：即宋神宗）尝谓王安石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八年，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②

《三经新义》颁布之前，作为考试标准的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时思想相对自由，应试的举子可以对经典本身有不同的理解与思考；《三经新义》颁布之后，却不再允许自由发挥，考试中凡不用新经义者多被黜落^③。王安石的这种试图通过统一经义来统一士大夫思想的做法势必招致士人的不满，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云：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④

对于“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显然不满，甚至以“黄茅白苇”比喻王氏之学一统天下的危害。秦观《王定国注论语序》亦云：

^① 傅璇琮主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52页。

^②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60页。

^③ 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对此析之较详，可参看。

^④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7页。

自熙宁初，王氏父子以经术得幸，下其说于太学，凡置博士，试诸生，皆以“新书”，从事不合者黜罢之，而诸儒之论废矣。^①

其中的“新书”即《三经新义》。秦观显然也认为自“新书”颁行，“诸儒之论废矣”。陈师道在其《送邢居实序》中也表露了对王氏新学的不满：

始吾来京师，得邢生。于时吾不为今学……王氏之学，如脱墼耳，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矣。求其为桓璧彝鼎，其可得乎？……吾以谓三君子之言可法，古之学可道，今之学可戒也。^②

其中的“今学”即“王氏之学”。尽管这些言论多出现于元祐初期新党失势之后，这种不满情绪在熙宁、元丰时期却已经产生，只不过迫于政治压力和科举制度的约束难于发泄而已。陈师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熙宁、元丰时期也未发表不满王氏新学的言论，却实施了不满王氏新学的行动——绝意仕进。心非其学便绝意仕进，无疑也是一种“节”。陈师道的这种颇具气节的举动直接影响了他的高足魏衍，徐度《却扫编》载：“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从无己游最久，盖高弟也。以学行见重于乡里。自以不能为王氏学，因不事举业。”^③ 魏衍俨然在有意效仿陈师道。

四 心非其人，不衣其衣

陈师道年五十而卒，可谓英年早逝。其早逝之因，亦与志节有关。朱熹曾云：

陈后山与赵挺之、邢和叔为友婿，皆郭氏婿也。后山推尊苏、黄，不服王氏，故与和叔不协。后山在馆中，差与南郊行礼，亲戚谓

^① 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

^② 陈师道：《送邢居实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③ (宋)徐度：《却扫编》卷中，傅璇琮主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83页。